



悲壮与柔情，人性与纪律，高涨的情感与难耐的寂寞，
温馨的家庭与无尽的期待

两人世界丛书

军婚 · 军婚

梁可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 两人世界丛书

军婚·军婚

□ 梁可 著

内 容 简 介

军婚,是我国婚姻法唯一列为要特殊保障的婚姻,因为军人的家庭是“第二国防”。本书叙述的是军婚的一曲曲悲欢离合,展示的是军人的情爱世界。那悲壮与柔情、特殊的责任与普遍的人性融合在一起的感慨画面,催人泪下又发人深醒;那高涨的情感与难耐的寂寞、温馨的家庭与无尽的期盼,叫人耳边又听到了《十五的月亮》。然而,十五的月亮不都是明亮的,军人在把和平与安宁带给人民的时候,和平与安宁回赠给他们的并非都是和谐的音符。本书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可读性。

两人世界丛书

军婚·军婚

梁 可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9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冶金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4.75 插页:2 字数:106 千字

1992 年 6 月第一版 199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3.20 元

ISBN 7-80088-248-9/C·41

目 录

军婚·军婚.....	(1)
第1章 牺牲:不仅仅在战场	(4)
军营男子汉	
英雄背后	
后方:代价沉重	
第2章 性与情:旱涝不均.....	(23)
有婚无家	
不受宠的“娇娇者”	
官丈夫与爱的泪珠	
难以吻合	
第3章 爱与骗:回天无力.....	(45)
军婚民孕	
怪味变奏曲	
不该扮演的角色	
爱情越过警戒线	
金钱面前的畏缩	
无力回天	

第4章 军婚：情感与政治…………… (73)

配错了颜色的图画

英雄债

道德悲剧

并非遗忘

爱在延续

不平静的港湾…………… (101)

婚姻是什么

沉甸甸的挂号信

害怕重复

别上了漂亮的当

人言可畏

活生生的林立春

姥姥的认命观和外孙女的彷徨

无可奈何的同居



军婚·军婚

紫房子，新婚夫妇们的“圣堂”，那辉煌，典雅，在北京同行业中堪称之“最”。

1992年春节前的一天，辉煌与典雅的紫房子里挤满了身着橄榄绿的武警官兵，只是“橄榄绿”们在此时此地并非为显示其庄严，而是用当下最时髦的方式庆贺一对军人的美好姻缘。

新郎张春宏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指导员，江苏宝应县人，毕业于北京武警指挥学院，自入伍来到国旗卫队已经10年了。

新娘赵毅哲现在河南洛阳二炮某医院做护士工作。一年前，她在北京总后医学专科学校学习时与张春宏相识。一年多鸿雁传情，两人结成秦晋之好。

到底是军人的情怀，婚礼中，新郎把自己荣获的二等军功章送给新娘作为信物，希望新娘能鼓励他为部队建设再立新功；新娘送给新郎的信物则是一方洁白的手帕，喻意把全部的爱无私地献给他。

与护卫队“军民共建文明单位”的紫房子职工和武警战士为新人献上了精彩的演出。

又一对军婚诞生了。它给予当事人的除了爱情与幸福，还会有什么呢？

时光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当我穿上军装，来到京郊一座被铁丝网围着的山里——“军事禁区”四个字便隔断了我头脑中家庭与军人、或军人与家庭间的联系。标准的军事化生活，处处整齐划一，曾使我很为其骄傲过。

一天，整齐被打破——排长结婚了。从此，一周内总有两天夜里，宿舍里空着一张床。这竟使我很不适应，无法把军人同婚姻联系起来。军婚，在我的脑中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无法统计，在人民解放军几百万官兵中，有多少是出于对军营生活的神秘感，才报名参军或考入军校的；又有多少姑娘被这种神秘感所吸引，到军营中来寻觅幸福的。军队因其性质、任务的特殊性，给军婚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有人说，中国是个围墙的世界，只要是个单位，不论大小，需要与否，都以围墙来显示自己的独立与强悍。隔着围墙向里看，总不能看个真切，于是就去想象，神秘便由此产生。军营，除围墙之外还要加上铁丝网与荷枪实弹的哨兵，其封闭更甚。

军人因负有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而受到人们的尊敬，更增加了一层神秘。

然而，随着我所看到所听到及我所亲身体验到的，笼罩在军婚上的那层神秘的色彩一点一点地被揭开了。

军婚，它那被一般人所不理解的特有的色彩，成为连接军人与家庭、军队与社会的感情纽带。它把悲壮与柔情、纪律与愚昧、责任感与个人幸福融在一起，在时代与社会迅速变化的波涛中，扬起了自己独特的风帆。

第1章 牺牲：不仅仅在战场

流血牺牲，这是军人这一职业所独有的风险。尽管是在平时时期，局部的战争、边境的摩擦都少不了军人为此而流血。据民政部有关人士透露：正常和平年景，平均每年约有3000左右军人因公评残评烈，享受国家优抚待遇。而只要枪声一响，这个数字便以几何级数向上增长。自古以来，热血男儿从戎报国，血洒疆场，有口皆碑。如今，300万人民解放军官兵枕戈待旦，无不将以身报国视为荣耀，倘若战争召唤，军人们将个个视死如归！这是在他们从戎的第一天便已准备好了的。

然而，军人职业的约束与统一，使官兵们面临的不仅仅是流血牺牲，对此，他们仿佛准备的并不充足，而在平时时期则更加难以忍受。

从戎数载、数十载的官兵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牺牲，不仅仅是在战场！

●军营男子汉

战争，需要军人；和平，也离不开军人。300万人民解放军，仅其数量本身，就足以威慑住那些觊觎我国利益、并试

图以武力打通道路的跃跃欲试者。

和平,使得军人的骄傲不再以流血牺牲的方式直接表现。有谁知道,为了共和国的昌盛,无论是在南国边陲、大西北戈壁,还是在东北丛林、在万里海疆的高山海岛;无论是站岗放哨,还是训练执勤;无论在国防工业还是在后勤农场,甚至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时,军人们常常超出负荷,且忍受着单调与孤寂,而代价最大的、最令人钦佩的是他们以失去个人家庭的幸福换取众人合家欢乐!

黄金,财富的标志,有多少人为得到它而耗尽终生心力;又有多少人跪倒在它面前,将人格、情感弃之九霄之外。黄金仿佛知道自己的珍贵和人们对自己的渴求,故意零零点点,藏匿在岩石里面,或混杂在泥沙之中,让人们费尽周折去寻它、觅它,以考验人们对它的忠诚。

偏偏有这么一支队伍,他们奋战在开发金矿的工地上,舍家舍情,却不是为了自己能得到半两金子!

渤海莱州湾畔,有一个在 80 万分之一的省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小岛,叫三山岛。1985 年,国家决定在三山岛建设我国最大的现代化金矿,重担落在了武警黄金 17 支队干部战士的肩上。随着金矿的建成,官兵们对共和国赤诚的心也展示给人们,其纯度足以同黄金媲美!

一个风雪弥漫的早晨,四川省荣县玖岭村的一个农家小屋里走出一位少妇,她两手紧按前胸,脸色蜡黄,跌跌撞撞地向医院奔去。

经检查,少妇患的是乳腺癌,必须马上手术。医生推开屋门,不见家属人影。

“你丈夫呢?”医生问。

“他在部队上……”少妇说完,闭上了湿润的眼睛。

医护人员不语。他们理解了，怀着崇敬的心情，为这位军人的妻子成功地作了手术。

此刻，这位少妇的丈夫、副连长付彬祥，正带领突击队奋战在小岛金矿的井下。

“妻病，速回！”

“妻病危，速回！”

一天两封加急电报，似两座山向他压来。夜晚，他一个人在工棚里不停地踱步。

他欠她的太多了：当兵16年，没回家过一个团圆年，她身体不好，既要拉扯孩子，又要照顾婆婆，还要种6亩责任田；眼下，她患了重病，谁能说她不是积劳成疾呢？她是多么需要他回去照料啊！

可是，当他的目光从电报移到墙上那张施工进度表时，回去的念头又打消了。连队负责斜坡道施工，工程进展不顺利，经常遇到塌方，由他负责组织起来的突击队还没几天……在这关键时刻（在付彬祥从戎十几年的生涯里，好像总是处在这种不间断的“关键时刻”中），他作为一连之长，怎么好离开呢？

“对不起，桂芬！”他含着泪，默默地在心里叫了一声妻子的名字。

第二天，他把电报压了起来，给妻子写了封平安信，寄了点钱，接着便一头扎进井下，从战士手里抢过了风枪……

她两个多月没来信了。班长顾建法几乎天天跑到传达室去问，可回答总是：“有你的信，正在路上呢。”

一天，他盼的信终于来了：“顾建法同志，书信交往很难发展感情，你既然不愿退伍，咱们就分手吧……”

她在银行工作，有一双黑大高傲的眼睛。一年前，顾建法

回家探亲，经人介绍，两人相识。他对她一见钟情，她对他也甚为满意：小伙子一表人材，谈吐不凡，且热情诚恳，正是她心目中的偶像。从此，俩人靠鸿雁传书，热恋起来。

可姑娘是个重实惠的人。目睹着身边一个个阔绰起来的同龄人，姑娘沉不住气了，几次来信，要顾建法退伍回家致富。

顾建法何尝不想回家守着姑娘致富，然而，一来金矿建设正值重要阶段，他作为一名老兵和业务骨干暂时还离不开；二来为个人致富提出退伍，他拉不下这个脸。于是，几次“婉言谢绝”了姑娘的要求。

这结果，便使姑娘的来信发生了变化，从“亲爱的”变为“小顾”，现在又改成了“顾建法同志……”

“分手吧！”“各奔前程吧！”小顾几次恋爱，对象虽不相同，女方最后的结束语却是如此相近。

顾建法捧着“分手”信，长久地伫立在海滩上。他抹去了眼角上的泪花，又钻进了机声隆隆的井下……这一年，他带领全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受到上级嘉奖，并光荣地入了党。

西北军营，人称奉献的军营。

南起帕米尔高原，西至喀喇昆仑山，北到伊犁河谷，东到阿尔泰山区，无论是浩瀚无际的戈壁，还是四季风吼的雪原，无论是横亘千里的荒漠，还是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哪里条件最艰苦，哪里环境最恶劣，哪里就有守卡军人的身影。

若问及他们的爱情，没有一个不皱眉头的。帕米尔高原某边防团，干部光棍的比例之大，足以让后来者怯步，仅六、七、八3个边防连，干部光棍就有一个加强班，人人都能倒出一段心酸的罗曼史。1988年，这个团被姑娘告吹的青年军官竟达30多个。部队驻地的偏僻，使得那些曾经山盟海誓的姑娘，接

二连三地发出“最后通牒”，真让军人们寒心透了。

将自己的生命同共和国的山山水水、荣辱兴衰紧紧连在一起的军人们，在个人小家与国家之间的选择是毫不犹豫的。这个团的七连连长，家在乌鲁木齐，人也长得帅，曾与一位地方女教师恋爱。恋爱那年，女教师要他两年后转业。两年之后，七连长没有回去，女教师说到做到，果真同他断了联系，绝了情。无奈，七连长由别人牵线，又谈了一个。谁知这个更干脆，一见面就提出，一年之后保证转业，不答应这个条件，就不能谈。七连长心里那个气，一咬牙：“我不转，哪怕打一辈子光棍！”回来后，他蒙着头睡了整整一天。最后他含泪说道：“男子汉不能给女方许这个愿！”

而驻扎在号称新疆“寒极”、海拔 3000 多米高的阿尔泰山上的红山嘴边防连，不要说谈情说爱，就是通一封家信也要服从老天爷的安排。这里每年 10 月大雪封山，第二年 4 月冰雪开化，这期间，交通完全中断，哨卡成了“雪海孤岛”，失去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春天，信，成了官兵们唯一的企盼和情感的寄托。每年，他们在大雪封山前写完所有该写的信。而第二年，当第一辆“雪山大力士”（加力汽车）破冰开路上山后，都会扔下一麻袋的信。在漫长的冬季，人们每时每刻都盼望着这一天到来，信来了，人也“疯”了似地去抢信。一年只通半年音讯，半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父母们为戍边之子牵肠挂肚，盼信像盼星星盼月亮似地，而能耐住这长久寂寞的情人却怕是寥寥无几吧。

如果说“雪海孤岛”的军人们抓紧在宝贵的半年时间里拼命地以信寄托情思的话，担负保卫南沙群岛的南海舰队某部枪炮长、一等功臣杨志亮，则和远在大连的未婚妻相约：每天像记日记一样在本子上写一封信，待有机会就交换给对方。军

舰一出港，至少一个月才能返航，天各一方的情人们以他们独有的方式寄托情丝，他们乐观地将自己的日记本称作“情书集装箱”。

愿中国的军人们多有这“情书集装箱”；

愿中国的军人们少一些“情书集装箱”。

●英雄背后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

最能体现男子汉阳刚之气的，是军人。

最好的女人，当属那些为军人而生的女人。

这不知是出自谁笔下的三段论推理，不管其能否成立，军人及他们的妻子，对此却从未表示过怀疑。起码郑国民和李霞对此决不怀疑。

“呜——”列车一声长鸣，驶向了北方。李霞顾不上擦她那夺眶而出的泪水，手拼命地挥动着，向亲人、向养育她长大的首都告别。“雁儿她爸，这回，你就放下心来在边防干下去吧！我来了，雁儿也来了。”随着火车“哐、哐”地晃动，李霞心里默念着。郑国民在祖国最北部边疆的那个宝岛上，服役已经20年了。和他同年入伍的都当了团、营领导，可他还是个受排长领导的技师。很多技师看到这样干既没发展且工资又低，干脆丢了业务改行去干行政，离开边防进了城市。业务不好的被送去学习，却因祸得福，有了文凭便被调走。他却因业务好，工作离不开，一直留在连队。世界上的事有时就是这样，让人难以感受到公平。一同从北京入伍来到边防的47个人中，陆续回去了42人，为了能转业离开边防，有人压铺板，而他血压高到240也没闲过一天。不论是上级还是李霞，都认为他是个合格

的军人，他自己当然也这样认为。

合格的军人却往往做不了合格的丈夫。郑国民戍边 20 载，李霞的日子便可想而知了“我是军人的妻子。”婚礼上，李霞一时间萌生出强烈的荣誉感，这骄傲，一直伴随着她，直到这次离京随军到边防。“有几位身居北京的妻子有这样的决心呢？”无论是郑国民还是李霞自己，甚至邻居同事，无不认为她是个合格的军人的妻子。

军人的妻子，就意味着分离，意味着独自承担家务，意味着……军人的妻子太难当了。蜜月过后，郑国民回了部队，一家人的生活担子一股脑压在李霞肩上。三个小叔子一个上班两个上学，失去老伴的公公身体又多病，他们吃饭要人做，衣服要人洗，而她白天要到 20 里外的农机厂上班，晚上要为全家“加班”，终于因为参加工作三年第一次迟到，挨了厂领导的批评。

工作与家不能两全，李霞一狠心辞去了可心的工作，一门心思扑到了料理这个家上。

儿媳妇照料老公公，再有孝心也不方便，李霞托人给公公找了个老伴，可并不随人心愿。她成天妈妈长妈妈短的，亲娘一样看待，在生活上却得不到婆婆多少帮助。要临产了，婆婆说啥也不让生在家里。

李霞真生气了，哪有婆婆不让媳妇在家生孩子的？！她拿起笔给国民写信，刚开个头，又把笔放下了。为这点儿事怎么能牵扯他的精力呢？她提着包回了娘家。

躺在产床上，李霞真是想念丈夫啊。平时，一肚子话没处诉说，现在，医生说她难产，她极度恐慌、紧张，真恨不得一把把丈夫拉回来……伴随着剧烈的腹痛，她一遍遍地呼唤着“国民！国民！”可是后来，她又对他说：“你要是真回来，我还不赞

成呢！”那阵子，郑国民正在医院治疗自己的高血压病。她听他说过，雷达天线很高，要经常上去修理。她盼的是让他赶快治好病回连队去，要不，早就拍电报过去了。

孩子顺利地生下来了，挺胖、挺俊的。李霞原想着，过几月带着孩子去探望国民，不料，孩子患了急性黄胆性肝炎，没来得及住院治疗，在她怀里一歪脖，死了！她吓得惊叫起来，抱着孩子发疯般地要往医院跑，六神无主的李霞连夜给丈夫拍了探亲电报。

列车，载着李霞向祖国的最北端驶去，广袤的原野，欢乐的人群，开阔了她的胸怀。她想：国民是在为祖国站岗呢，我可不能让他再难过，伤了他的身体，是要影响工作的。

站台上，李霞满脸笑容地迎上郑国民，只字不提孩子的事。宿舍里，她热情地用北京的糖果招待着一拨一拨的战士。“嫂子”，“嫂子”，一声声称呼，喊得心头发热：我是军人的妻子！我是战士们的嫂子！我不能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直到最后一位客人离去，李霞才把这噩耗告诉丈夫。她抓住他的手，用明亮、坚定的目光注视着他。

她不允许他难过。

许久，郑国民说：“李霞，我这个丈夫没有当好，没能更多地帮助你，也没能照料好孩子，你原谅我吧。”“可别这么说。”她捂住丈夫的嘴：“人们都说，一个好军人，很难是个好丈夫，我情愿人们夸你是个好军人。”

第二年，他们有了个女儿，名字是孩子的爸爸起的，叫雁儿。

整整12年了。12年牛郎织女的生活，李霞把对丈夫的爱都融化在了婆家。她操持着，帮助上班的大叔子盖了4间房，娶了亲。拉扯起两个上学的小叔子，一个考上了大学，一个考

上了中专。两年前，公公瘫痪卧床不起，她又精心伺候了两年。公公去世后，家庭负担减轻了。李霞到农机厂找领导请求恢复辞掉多年的工作，厂领导很同情她，告诉她什么时候上班都可以。她刚把情况写信告诉丈夫，谁知国民很快来信说：“组织上让我跟你商量一下，建议你随军。”

随军？！她何尝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但每次都又被否定了。现在哪有从北京往外地（还是边疆）随军的？出去容易，回来就难了。何况还有雁儿，在那边远的地方，教学质量哪有北京好？劝他转业吧，不！这是组织决定的事，组织不让他转业，是信任他，是说明边防需要他。这是他的光荣，也是我的光荣。

现在，她真的踏上了随军去的列车，她恨不得马上飞到丈夫的身边，以她的爱温暖着丈夫报效祖国的心！

做军人的妻子难，而军人的妻子中最难的怕还是做飞行员的妻子。她们不仅要有忍受孤独的勇气，独撑家务的坚毅，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飞行员驾驶飞机，精力需要特别集中。保证飞行员专心飞行，飞行员的妻子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为此，国家和军队采取了许多特殊措施，对飞行员的妻子给予关照。如规定：飞行员结婚后，妻子即可随军；夫妻分居两地的，孩子入托、医疗以及探亲接待、路费报销予以照顾。北京、太原、南京等许多地方政府部门还下发了有关解决飞行员家属住房等生活问题的文件。空军于1986年和1987年两年专门组织人员赴全国30余个大城市，为大批飞行员暂时夫妻分居两地的家属解决了住房等生活困难。

然而，对于飞行员妻子来讲，丈夫上天给她们带来的心理负担仍旧是巨大的，她们的爱和丈夫的事业紧紧拴在一起，竟